风景园林4班 刘婕16670065253

# 心有雪山，便不惧寒冬

没翻开《雪山大地》时，先被“雪山”“大地”这俩词攥住了心。不是多华丽的名字，可搁一块儿，就像摸着一块晒过太阳的老土坯——沉得有分量，又藏着股子说不出的温劲，让人忍不住想：这书里装的，到底是咋样的日子。

真读进去这本书才懂，它哪里是写风景。那雪域根本不是背景板，风力如同发电机，使得人睁着眼都得眯成条缝，可牧民照样天不亮就去放牛羊，年轻医生背着药箱在雪地里踩出深一脚浅一脚的印子，连哭和笑都带着高原的性子：藏得深，像冻在冰里的泉，一旦冒出来，就热得烫心。

这片地冷得能冻透骨头，可暖偏偏藏在最拙的小事里。我总想起书里那壶酥油茶：递过来的手冻得发紫，指节肿得发亮，壶沿还沾着圈奶渍，结了层薄霜，可手一碰到壶身，那点烫意顺着指尖往心里钻。虽没说“暖和暖和”，可那眼神里的惦记，比话还实在。还有寒夜里的牦牛毯，糙得磨得胳膊肘发疼，可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，体温从毯子里慢慢渗过来，连呼吸都变得暖融融的。后来才忽然懂，在这种连生存都要拼劲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那点念想哪里是“慰藉”？是底气，是知道再冷再难，总有人会递你一壶茶、分你半条毯，让你能撑着走下去。

书里的人从来不是“英雄”，都是跟咱们一样会怕会慌的普通人。老牧人丢了大半牲畜那章，我盯着字看了好久。他没哭，也没坐在雪地里骂天，就蹲在那儿，手指冻得蜷不直，还是轻轻摸着凉透的羊背，眼里没绝望，倒有股子“认了”的劲：认了这雪的狠，认了这地的倔，可指尖攥着的劲儿没松，像是在跟剩下的羊说，也跟自己说：“没事，咱们再养。”

还有那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医生，刚到的时候天天吐，夜里抱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想家，想城里热乎的汤面，想妈妈织的毛衣。可没几天，他还是跟着牧民往山里跑，鞋磨破了底就垫块布，手上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。作者没写他多“伟大”，只写他后来蹲在牧民家炕头，他把“想家”熬成了“安家”，把“陌生”过成了“牵挂”，读着读着，倒觉得这医生就站在眼前，眼里有红血丝，却亮得很。

读这书时，最让我喉咙发紧、鼻尖发酸的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情意。高原上的人好像把“软话”都藏在了骨头里，爱从不是挂在嘴边的，是攥在掌心里、浸在眼神里，是慢半拍的动作里漏出来的细碎温柔。

你看那送孩子远行的母亲，她的手哪是手啊。掌纹里嵌着经年的羊毛絮，指关节肿得发亮，虎口和指尖的裂口还泛着红，像是刚从羊圈里出来就急着收拾行李。叠衣服时，她手指总在衣角处顿一下，轻轻扯平每一道褶皱，叠得方方正正，像在摆弄什么宝贝。没说“路上冷，多穿点”，也没说“想家了就回来”，可她往包里塞干粮时，手会抖一下，把油饼裹了一层又一层；摸到孩子衣服上的旧补丁，指尖会轻轻蹭两下，像是在替孩子挡过从前的风寒。书里最让我心头发暖的，是那俩老伙计在山岗上晒太阳的模样。天刚亮时雪还没化透，风裹着雪水的潮气扫过耳尖，凉得人忍不住缩脖子，他们就背靠背坐着，肩膀抵着肩膀，后背能蹭到对方粗布袄子的温度——不烫，却像两株在风里站了半辈子的老红柳，根须早缠在一块儿，互相替对方挡着点寒。

从日出到日落，雪地上的影子跟着太阳挪：清晨顺着雪坡拉得老长，尖儿能蹭到远处羊圈的木栅栏；正午太阳顶在头顶，影子缩成脚边一小团，像块暖烘烘的旧棉垫；到了傍晚，又慢慢舒展开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跟着太阳往雪山背后走，把俩老人的身影也拉得温柔起来。没说多少话，顶多是其中一个抬手摸兜，手指关节肿着，抖抖索索从磨破边的烟盒里抠出一支烟，递过去时，指尖不小心碰了碰对方的手背——糙得像砂纸，却带着点手心捂出来的热乎气。另一个接烟的手也不灵活，却稳稳捏住，掏出打火机“咔嗒”一声，火星子跳了一下，火光明明灭灭映着俩人脸：皱纹里还沾着早间的雪粒，没化干净，可眼里的光却亮得很，像落了两撮小星子，能清清楚楚映出对方的模样。

这种情分不吵不闹，却像高原上刚融的泉水，顺着缝儿慢慢渗入——缓缓的；又带着冻土底下捂了一冬的甜，是日子攒下的暖。合上书好几天，我总想起那俩并排的背影，心里还软乎乎的，像揣了块刚晒过太阳的热馍，连带着想起自己身边那些不用多说话的朋友，忽然懂了：最好的陪伴，从来都不是说多少话，而是能一起坐着，看太阳起落，就觉得踏实。

我读着读着总走神，想起自己住的城。夏天躲在空调房里，吹得皮肤干，连窗外的蝉鸣都听不清，风从外机吹过来，也是凉冰冰的，没点活气；冬天裹着厚羽绒服，像裹了层棉花，还嫌风往领子里钻，可摸不到雪落在手里的软，也感受不到太阳晒在背上的暖。咱们跟身边的环境总隔着点什么：空调的风没味道，羽绒服的绒挡着寒，却也挡着跟世界的亲近。可书里的人不一样啊：风刮在脸上，是带着雪粒的凉，能记住；雪落在手里，是慢慢化掉的软，能摸着。他们是跟这片地“过日子”，柴米油盐都沾着土地的气；咱们是在“过日子”里打转，忙忙碌碌的，倒丢了跟土地连着的那点“根”，连风吹过的味道都记不清了。

看着他们的日子，才懂“韧性”从来不是喊出来的，是揉在柴米油盐里的。脸被风吹得像老树皮，一道道纹里都嵌着沙，洗脸时摸到，糙得硌手；脖子上的皮晒脱了一层又一层，新长的肉透着红，碰一下还疼，可照样顶着太阳去放羊：手指弯着都伸不直，指节肿得像小萝卜，握筷子时有点僵，可给羊添饲料时，还是稳当得很。可他们说起日子，从来没提过“苦”字，好像日子再难，只要还能看见太阳，就有盼头。

再想想咱们现在的日子，顺得很，可偏偏少了这份“认账又不服输”的劲。外卖晚到十分钟就急得跺脚，工作累了两天就觉得熬不住，早就忘了“熬”是什么滋味，也忘了“苦”是什么感觉。他们的韧性哪是装出来的啊，是雪山吹出来的，是大地磨出来的——磨出了不管天多冷，都信春天会来的底气。

我总忍不住拿自己跟他们比。冬天家里暖气烧得足足的，裹着毯子窝在沙发上，连门都不想出，哪见过那种“冷到骨头缝里”的日子？可反过来想，咱们现在住对门的邻居，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姓什么，敲个门都要犹豫半天，哪还有书里那种“递杯热酥油茶就懂彼此”的热乎劲儿？遇到点小事就慌得不行，跟书里那些人比，倒显得自己娇气了。这书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得见咱们日子里那些藏不住的“空”——空有舒服的日子，却少了点人与人、人与土地的“实在”。